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綱目續麟卷六七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姜今熙

綱目續麟卷六

宜春張自勲撰

乙酉　世祖光武皇帝秀建武元年春正月方望以前定安公嬰稱帝于臨涇玄遣兵擊斬之

書法定安公前書莽廢則不宜廢者也此其不書故太子何書故太子則宜帝矣長大不能名六畜尚足以帝乎故書以稱帝以者見以于人也帝王所自立者也見以于人則不足以帝矣

定安公三字當從漢書作孺子綱目既不予莽廢不

應復襲其號觀莽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綱目不書可證○按嬰非獨不當廢并不當立故書孺子以明幼闇無知之意而削不稱公不予莽之立而廢之也書法徒以稱帝為不書故太子不知雖不稱帝公亦不可書況太子乎乃若書以罪以之者也非謂嬰不足以帝故書以稱帝也如書法所云使嬰足以帝便可稱乎綱目前書大司馬秀除莽苛政（更始元年）此復大書紀年既以正統屬光武則凡稱帝者非逆則僭皆可

誅也况嬰為莽所立已非其正望不能討賊復挾嬰而帝之與莽何異故書以書稱帝皆所以罪望也至嬰不能名六畜特王莽幽廢使然嬰以二歲立為孺子六歲廢為定安公莽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明建文子二歲入禁六十方出不識牛馬亦此類豈嬰罪哉書法不罪望而罪嬰俱謬

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

分注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岑彭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

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即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傳封累世

按禮兄弟之讐不反兵謂常以殺之之兵器自隨也方大司徒遇害世傳帝獨居涕泣不御酒肉未嘗須臾忘朱李也朱鮪李軼並勸更始殺縯今大功既就所向無敵鮪以孤軍負固一隅宜并力止攻必誅而後已乃利其速下遣彭往說鮪果自分必死不謂帝且有封拜之賞也則當時所稱涕泣不御酒肉者果何心哉使鮪僅諫蕭王北伐而非主謀殺縯猶可曰成大事者不忌小怨以同

氣之親死不以罪竟置不校且授之爵位傳封累世是為鮪者何幸而為縯者亦何樂乎有弟也又況舂陵之役固縯發其端邪新莽地皇三年縯及弟秀起兵舂陵興復帝室夫食人之惠而忘其恩貪人之功而厚其仇若世祖者殆亦功利之徒非所語于道義也世祖不仇朱鮪昭烈必報孫吳一過一不及兩失之矣

丁亥三年馮異大破赤眉于崤底賊衆東走帝勒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綬

綬字義○按集覽云綬帶也所以繫璽䘏意言璽則綬在其中言璽綬則若二物矣據晉愍帝建興八年書張寔得璽獻之穆帝永和八年書謝尚得傳國璽獻之皆無綬字則此條綬字宜删

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張步為齊王步執伏隆殺之

分註劉永聞伏隆至劇亦遣使立張步為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

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授命不顧顧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延平陳氏曰伏隆之求還足以成命矣死而無憾安用且許之乎光武之言所以慰其父耳

光武所云非徒慰其父蓋近于權者之言也然隆之見殺不在求還在拘守漢約謂非劉不王耳如饑餒之人方欲得食吾謂不可以無禮能保其不紾兄臂乎又况有不求而自致者步亦何樂于漢哉永方啗步以王爵隆復堅守漢約以拒之此隆不知權處未可槩為隆諱既失于前復廹于後此

隆所以死也以隨何説九江王詳見漢王二年觀之隆亦不能無過陳氏謂足以成命而無憾是徒知正而不知權非所以論隆也

始行鄉飲酒禮

補註從司徒伏湛之奏也每歲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使民知尚賢尊長也

綱目不書漏也○按唐玄宗開元六年令州縣行鄉飲酒禮書法謂終綱目千數百年唯開元行之不知世祖已行于建武三年自是漢家以為故事明帝永平二年

行鄉飲酒禮于學校見禮儀志特綱目失于編録耳故當大書以著其始安有漢世已行之禮獨歸美于唐宗乎書法云雖舉一廢百而綱目書之其亦餼羊之微意與綱目與書法皆非也今據伏湛傳及禮儀志補之

己丑五年彭寵奴斬寵來降夷其族封奴為不義侯

考異提要此下有以郭伋為漁陽大守八字

綱目大守不悉書惟賢而有政者則書之如杜詩張堪第五倫之流故彭寵為漁陽大守不書王霸為上谷大守不書

郭伋不書亦是類耳十一年書以郭伋為并州牧以有選衆簡賢之言也提要

不必從

十二月盧芳入塞掠據五郡

考異此當書冦與元朔三年匈奴入代郡同

分註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匈奴單于遣使與興等和親欲令盧芳還漢地為帝興等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十二月與俱入塞都九原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

書法王莽之世書匈奴分道入塞不書入冦賊莽也此其書入塞何未忍以冦待芳也至于匈

奴烏桓連兵犯塞則書寇矣

此盧芳入漢之始綱目據事直書耳下書掠據五郡故上不書寇義與十五年入居高柳同盧芳復入居高柳不書寇書法謂未忍寇芳芳自光武正位即據安定為西平王嗣後與匈奴和親至是掠據五郡既無功于漢又非劉永之比何謂而不忍耶非綱目之意考異不必從

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為諫議大夫

考異按光本姓莊後避明帝諱史改作嚴據建元六年分註莊助元狩五年書莊青翟皆改舊

史從本姓此亦當書莊光傳録誤耳

分註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于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于富春山中以壽終于家

按子陵本姓嚴故光武稱子陵亦曰嚴即隱釣之山猶以嚴名即富春山今名嚴陵未可與莊助青翟比考異以為傳録之誤非是按避諱改姓在明帝壬戌距此尚三十年使光果姓莊安有子未立而父先為故人易姓者益信考異説誤○據分註周黨王良臣也光與帝同學友也友而臣使之此光所以去也世傳光以足

加帝腹司天者遂有客星犯座之奏帝以故人謝之

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爾此光不得已而加帝帝亦不得已而容之後世徒稱其相得益彰豈知子陵光武者哉按光武知封卓茂尊桓榮而不知禮嚴光殆有為而為非真有好德之懿知人之明也黨光並徵已失輕重使光有早見當其徵時已可不起非帝與共臥光亦何以自別于黨哉

庚寅六年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諸將與戰大敗而還

當作諸將討之弗克此書討故馮異可書擊不然叛罪微而大義隱非所以治臣子

也○按上書反下當書討今書戰書敗非是春秋傳云内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為君諱也夫以敵國相攻春秋猶有内外之分况隗囂為西州上將軍元年鄧禹承制以囂為西州上將軍至是反乃漢之臣子既正其為反而可直書不隱乎故當改正

隗囂遣兵下隴馮異祭遵擊破之

下當作陷據九年公孫述遣田戎下夷陵綱目書陷可證○按征伐例云寇得曰陷隗囂書反則寇也下隴則得也故當書陷不

書則與吳漢下隴無異八年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兵下隴非所以懲叛也又凡例云凡正統用兵于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綱目于八年書征囂九年書討隗純是明以正統與帝以臣子僭叛治囂獨于下隴從其本文與例不合

己亥十五年二月徙邊郡吏民避匈奴

分註匈奴寇鈔日盛州郡不能禁二月遣吳漢率馬成馬武等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寇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

按春秋時羣蠻叛楚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以中國之主不能捍衛邊民至徙以避

豈禦侮之道哉未幾匈奴轉居塞内為朝廷患則皆此舉貽之也王者之待外國雖不可窮追以失仁亦何至養寇而失義武帝之黷武與世祖之避之皆非也

辛丑十七年進右馮翊公輔為中山王

考異提要作沛王後無徙中山王輔為沛王八字

按輔為中山王實自右翊進漢紀書右翊公無馮字至為沛王則自中山王徙也見二十年提要不書中山為沛王良是

至以是年為沛王則誤考異不加析別非也

癸卯 十九年妖賊單臣等據原武夏四月臧宮破斬之

考異據永初三年書海賊張伯路四年書青州刺史法雄討張伯路熹平元年書會稽妖賊許生三年書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斬之則此條破字當作討

分註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撤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等

據分註當書遣臧宮討斬之○按斬臣鎮等雖宮然宮所以能斬臣鎮者由帝從東海王陽之策也義當書遣以明功自上出綱目直書臧宮非是

六月廢太子彊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原本廢下有皇字今從考異刪去

分註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

之其封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胡氏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也借如立貴者彊非后子乎盖不得于義故不得于言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則是得失之分不待辯而自明矣

立子以貴見春秋公羊傳魯隱公不書即位公羊云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胡氏謂無其說者非也此以立貴為言猶禹不疑以衛輒拒父為是皆公羊說彊雖后子是時郭氏廢而陰氏立陰氏東海王陽母十七年立為皇后故曰東海王陽皇后之子明彊以郭廢陽由陰立也義雖不順言非

無據胡氏不察徒謂不得于言非獨失考并未悉詔辭之意乃若以長不以功之說當以唐宋王成器為正成器玄宗兄睿宗嫡長玄宗平韋氏之亂欲立成器為太子辭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先有功死不敢居平王上平王玄宗初封也胡氏不分平難槩以立長為定論亦非

甲辰二十年徙中山王輔為沛王

書法東漢封子不悉書此何以書廢后子也后雖被廢而帝之加恩其子猶若此故進為中山王書徙為沛王書予存厚也

此條宜刪提要是年無徙中山王輔為沛王八字得之○按廢毋厚子已非其正況太子復廢上年廢太子彊為東海王何有于中山王雖不書可也書法謂予存厚非是

丙午二十二年西域復請都護不許遂附于匈奴

遂附于匈奴五字宜刪○按書法發明既以不許都護為得務內自治之意則西域雖附匈奴不宜大書據分註班固謂西域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可見不必書今上書西域復請都護不許下書遂附于匈奴若惜其失策而驅之使去何

以著其美邪法有宜略而不可詳者此類是也

戊申二十四年秋七月遣馬援征武陵蠻

考異按征伐例用兵于臣子之叛亂者曰征曰討于外國曰伐曰攻曰擊據前年書武陵蠻反遣將軍劉尚擊之則此誤作征

征當作討○按書法師衆例云凡興師有名曰征曰伐曰討勲意天子自將稱征遣將書討書伐武陵蠻雖非臣子然上年書反遣將軍劉尚擊之敗沒則是有罪可執非興師無名者比故當書討以正其罪若

復書擊不惟非内外防守之義而輕重淺深亦欠析別如中元二年上書燒當羌反遣兵擊之敗没下書遣馬武等討之自是正體考異泥例不可從

己酉二十五年南單于擊北單于破之來請使者監護

考異南上漏匈奴二字提要北單于作北匈奴

南上非漏匈奴字但北單于當作匈奴耳考異不必從○按匈奴自是年春分為南北綱目于南單于不書匈奴内之也上年南單于入貢已書匈奴正名也以後可略惟中元元年南單于比死

當從考異補匈奴二字所以正其終也觀和帝永元五年屯屠何死特書南匈奴可見蓋南單于嘗內附非復匈奴比故明年立南單于庭從南單于居西河美稷南單于遣子入侍皆不書匈奴至北單于求和親明年乞和親二十八年寇五原雲中明帝永平五年綱目必書匈奴而不曰單于所謂因其人而外之也見春秋隱公二年會戎傳考異不察綱目書法之意槩指為漏非是下倣此

丁巳建武中元二年燒當羌反遣兵擊之敗沒冬復遣馬

武等討之是年二月帝崩

考異提要無等字討字當依上文作擊

按分註遣中郎將鄧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四萬人討之則等字不可少明年書馬武等擊羌破之亦有等字提要無等字或傳録誤漏耳討義見前考異不必從

壬戌顯宗孝明皇帝永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雲中南單于擊却之○安豐侯竇融卒

考異提要安豐上有十二月三字

按漢書匈奴冠五原在十一月其冠雲中南單于擊

却之在十二月綱目并書省文耳故融卒不書月書

十二月則嫌以單于擊匈奴為十一月矣故略之提

要十二月三字宜刪

甲子 七年北單于求合市許之

考異 北上漏匈奴二字

分註 北匈奴猶盛數冠邊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為冠許之

據分註非漏匈奴字但單于二字當作匈奴耳義詳

建武二十五年考異不必從

乙丑八年冬十月詔聽有罪亾命者贖

考異據分註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則此句上當書遣使之天竺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攝摩騰至京師置于鴻臚寺竊考後魏孝明神龜元年遣使如西域求佛書綱目大書示戒又觀歷代崇信異端者綱目莫不悉書況漢明帝求佛書啓釁端為天下後世之禍致堂胡氏論之詳矣朱子感興詩云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蓋嫉之甚矣獨此闕漏不書所與訥齋趙氏書云未及細看者或此類也

分註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有罪亾命者令贖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詣國相曰託在藩

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濶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于其道者號曰沙門于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綱目不書遣使之天竺求佛書非闕漏也乃傳疑耳歟參攷衆書明帝實無此舉分註所載不見本紀特據西域及楚王英傳斷致成文非别有行事可證也

楚王傳云英少好游俠晚更喜佛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贖罪帝詔報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助饌亦就楚英言耳非如後世飯僧者比由此觀之即謂浮屠始于楚英可也至西域傳叙天竺始末至桓帝延熹以後乃云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而黃金色于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㪅按既稱世傳又云或曰

其言恍惚無據范曄不入本紀蓋亦疑其言之不足信也後世安得遽指為明帝之罪乎或云秦時沙門室剃房至始皇以為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是佛教不自明帝始也唐韓愈佛骨表亦但言明帝時始入中國未嘗直指明帝丘瓊山以明帝為萬世罪人謬甚且明帝少能辨妖巫之賊詳世祖建武十九年長好崇師儒之禮二年臨辟雍行大射養老禮其不惑于異端可知理欲不並立未有崇正教而復信異端者益見諸說之謬又況是月日食詔羣司極言無諱帝宣示百官深自引咎未嘗有一言及浮屠者然則西域所傳安知非夷人張大其

事以黄皷後世如莊列諸書謂孔老同時且執禮于老氏顧可信哉按北齊韓賢傳云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當時或西域自投中國非必明帝往求之也明致堂管見入分註者十殆八九而此獨屏不録意固有在乃若感興二語雖指佛書初非為明帝發使明帝果有此舉綱目宜大書特書以著其罪惡有啓釁貽禍之事而不見諸册者哉勲故備論若此俟後之君子正焉是時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侯王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郭陰馬諸子立學南宫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自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

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若是而謂帝好佛求書吾不信也況楚王英好浮屠卒以罪廢帝未嘗怨之使帝果與英同好慈悲不殺何難宥一英乃窮治連年邪温公通鑑略去世傳或曰等字直稱帝聞西域有神綱目依文錄入亦未詳考魏收魏書則謂武帝遣霍去病討匈奴獲休屠王金人以為大神列于甘泉宮不祭祀但燒香禮拜此佛道流通之漸張騫使大夏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中國聞之未信了也獨以衣經傳法謂自明帝始所稱或曰直指傳毅亦未可泥也

是月晦日食既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此下漏北匈奴寇河西諸郡八字○按是年置度遼

營十五年遣都尉耿秉竇固屯凉州皆所以備匈奴也十六年遣祭彤竇固等伐北匈奴當據漢書補冦河西等字以著其端明漢過不先而帝所以備之者非耀武喜功者比也

綱目畧之非是是年補書庶免十六年書法兵端我始之誤

辛未十四年故楚王英自殺

發明英已廢矣而猶書爵葢前既書其有罪所斷已明故也

當作英至丹陽自殺○按罷免例云官已見者不復見惟無罪而賢者特書之雖已廢免亦曰故某官爵

某據英廢書有罪上年十一月書有罪廢徙丹陽不可謂賢此復書爵與無罪而賢者無别故當改正惟書英至丹陽自殺既得其實又與上文相承此法之當也發明傅會綱目非是

壬申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魯詣孔子宅

考異下文漏還宮與太初三年同

分註詣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宅下當補祠之二字○按本紀云詣孔子宅祠仲尼

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再拜進爵而後坐分註刪去祠仲尼及進爵等語非是還宮在夏四月當冠于立子恭等上原本書封皇子考異云皇字羨當書立子恭等為王今從之考異知其漏而不考其實非也

封皇子六人為王

考異皇字羨按尊立例註曰封立之命出自天子不宜自謂其子為皇子只從文帝初例但云子某則此當書曰立子恭等六人為王

當作立子恭等為王六人字可省既云等不必更計人數綱目

槩書六人不一著名非是

癸酉　十六年北匈奴大入雲中

考異　此誤不書寇與元朔三年匈奴入代郡同

分註　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旁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敵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士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敵自相轔籍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向雲中

書法　猾夏書寇此其書入何譏也曷為譏之兵端自我始也故廉范破敵不書

當作北匈奴寇雲中太守廉范拒却之　書太守拒却所以正彤等

之罪也○據分註敵自是不敢向雲中廉范之功大矣固當特書以著其美若謂兵端我始則祭肜伐匈奴是年春宜有譏辭不譏彼而譏此豈法之平乎譏則當書擊不當書伐按本紀亦作寇惟廉范傳作大入綱目據范傳非是況前此匈奴曾寇河西諸郡八年特綱目失于編録非漢過也書法傳會綱目不可從如書法所云益信八年不書寇誠為闕漏

甲戌十七年冬十一月遣竇固等擊車師降之復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明年秋八月帝崩

考異　提要此句下有官字據後建初元年書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則此當從提要

都護校尉即官也提要不必從建初元年官字羨

丁丑　肅宗孝章皇帝建初二年燒當羌反秋八月遣將軍馬防校尉耿恭擊之

校當作都○按元年大書罷戊己校尉官分註云詔拜恭騎都尉此當書都尉耿恭觀永元三年大書以班超為騎都尉可見綱目仍作校尉誤

庚辰　五年春二月朔日食舉直言極諫

分註　詔所舉以巖穴為先勿取浮華

舉上漏詔字○或曰詔者未定之辭不書詔謂已然也所以紀實也故下直書以直言士補外官是年五月勲謂惟書以直言士補外官愈不可不書詔若曰方詔舉之而遽令補外抑何心哉所以深譏之也

壬午 七年九月帝如偃師遂至河內

此條漏還宮二字當云遂至河內及鄴是月還宮

乙酉 元和二年冬南單于與北單于戰破之

考異 南上漏匈奴二字一本北單于作北匈奴

北單于當作北匈奴南上非漏匈奴字考異不必從

丁亥　章和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傅育擊羌敗死

敗死當作戰沒○按漢紀作戰沒當從漢書綱目誤

戊子　二年帝崩

書法　賀善贊曰章帝之篇綱目書詔十六為愛民恤刑而發者十可謂仁厚之主矣而又垂意禮樂尊師重學其失者獨廢太子殺梁竦二事耳所謂白璧之微瑕也

肅宗之篇善政屢書固漢賢主然其失非特廢太子殺梁竦二事如下耿恭獄以直言士補外官庇曹褒

定漢禮不令有司平奏又無故改元從諛自誣皆帝之失也在他主或未為大過然春秋責備賢者賀善又以廢子殺疎為白璧微瑕則後之觀者必皆以為盡善非所以垂訓也況太子國本關繫匪輕賀氏指為微瑕尤誤它如聽皇后譖殺四貴人竇憲奪公主田園不能罪鄭宏以言竇憲収印綬死皆非也

冬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為車騎將軍使北擊匈奴以贖罪

考證當加舅于侍中之上○謹按凡例曰凡親戚貴重者書其屬以著與政之禍後倣此

凡例書屬病人主也竇憲之横乃太后所為是時太后臨朝非和帝之過故不書舅下書太后以則罪在太后明矣考證說泥

己丑考和皇帝永元元年九月以竇憲為大將軍

考異按封拜例曰凡以親戚貴重者書其屬則此當如王鳳等書舅竇憲據建寧二年書以董貴人兄子重為五官中郎將永興二年書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重以貴人兄子初以乳母之子尚書其屬則此條不書舅傳録闕漏耳

書屬義見上考異泥例與考證同不可從○按竇憲伏誅出帝密謀詳永元四年時帝年十四不復與聞太后是帝未嘗舅憲也綱目于憲爲將軍一書自後斥稱姓名不曰大將軍憲者據霍光何進皆書大將軍光大將軍進不與其爲將軍也至伏誅復書大將軍竇憲明太后用人之失而憲爲將軍非帝意也故不書舅與鳳等異者不以竇氏累和帝耳諸家見不逮此何與

癸巳 五年北單于畔遣兵追斬滅之

考異北上漏匈奴二字

分註竇憲既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欲輔歸北庭會憲誅而止於除鞬自畔還北詔討斬之破滅其衆

鮮卑徙據北匈奴地

分註鮮卑既據匈奴故地匈奴餘種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

當與上合為一條書曰北單于畔歸匈奴遣兵追斬滅之鮮卑徙據其地○按單于滅而鮮卑據其地間無異事義當合書按鮮卑傳云永元中大將軍竇憲擊破匈奴北單于逃去鮮卑因此

轉徙據其地因當合書鮮卑屢寇自此始見匈奴雖滅鮮卑漸盛中國之憂未已也此履霜堅氷因事垂戒之義綱目分書非是○據分註明言自畔還北是單于之畔由歸北庭也故下書追若但言畔直書斬滅可矣何追之有故當補歸匈奴三字考異謂北上漏匈奴非也

甲午六年北匈奴降者脇立屯屠何子逢侯叛走出塞遣將軍鄧鴻等擊之不及鴻及杜崇等皆坐誅

分註鴻坐逗留崇及朱徽坐失胡和致胡反皆徵下獄死

書法于是皆下獄死書誅正其罪也

出塞二字義○按上書走下書擊之不及則逐竄可知況鴻等既以逗留坐誅出塞二字尤宜削去書出塞于遣將之先雖不逗留勢已無及故必去此二字方可正鴻等之罪此亦大書與分註矛盾處蓋既云出塞則逗留之罪宜從末減何以書誅書法徒以為正其罪不知如綱目所書未可以罪罪之也

丁酉九年迷唐寇隴西遣將軍劉尚討破之

考異討當作擊與元嘉六年討西羌同

考證討當作擊

迷唐不可與西羌同日語西羌之禍中國啓之迷唐屢降而復反迷唐迷吾之子迷吾于元和三年反張紆擊斬之迷唐據大小榆谷以叛及鄧訓為校尉擊破之迷唐西徙訓卒復反至是寇隴西明年詣闕貢獻庚子復反故得書討考異考證不必從

冬十月追尊梁貴人為恭懷皇太后葬西陵

書法東漢書后葬矣不書地此其書地何志禮失也于是妾母稱皇太后葬稱西陵非禮矣

儒者嘗言天理人欲勳以為情與義而已矣以義制

情則事順而節安以情滅義則動乖而罪大和帝之追尊其母非私加之也爲其無罪而枉殁也詳建初八年殺梁竦分註子爲天子不克蒙福而先以誣死爲其子者非稍有以異之不已恝乎故尊爲皇太后人情之所不容已者然而卑父失經亂倫瀆禮則罪且不可逭將若之何以義斷之與其使母受無益之虛名而令已有違禮之實罪曷若俾死者安應得之故號而令生者爲無過之賢君乎又況無忝所生不在區區稱謂

閭也書法徒譏其失禮而不明之以義非惟往者不服即後世人子不幸而當此亦何以自解邪

以呂蓋為司徒司空奮罷以韓稜為司空

司空上漏圈子異事連書不以圈隔非是

戊戌十年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子之檀立

考異南上漏匈奴二字

當作南匈奴單于師子死五年屯屠何死書南匈奴單于考異謂南上漏匈奴非也

庚子十二年夏四月秭歸山崩

當書夏四月象林蠻反郡兵擊降之見漢書本紀

補註蠻夷二千餘人冦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衆乃降

閏月秭歸山崩○按此象林入冦中國之始綱目不書非是况明年書貸象林種十四年書置象林將兵長史皆從此起不書其反亦何以見義哉秭歸之崩在是年夏閏月觀永和順帝年號三年地震書閏四月則此亦當書閏法有不可畧者此類是也

壬寅

十四年封鄭衆爲鄛鄉侯

考異按封拜例曰凡官者除拜當書者皆加官者字此條分註官者封侯自此始而不書官者亦闕漏也或云前書以鄭衆爲大長秋已加官者字然延熹二年封單超等爲列侯以單超爲車騎將軍再書官者不厭辭繁况永平八年以鄭衆爲軍司馬乃使匈奴之鄭衆而非宦者之鄭衆此宜書宦者以別之刱刑臣封侯之始乎

考證當加宦者二字于鄭衆之上○謹按凡例曰凡宦者封爵皆加宦者字註云如鄭衆之屬

朱子特立此例以著有功之禍

發明鄭衆封侯何以不揭宦者書之盖已見之于前矣

當從考異考證加官者字發明傅會綱目非是

癸卯十五年夏四月晦日食

雨水

雨上漏秋字○按是年雨水屬秋帝紀云是秋四州雨水綱目宜書秋雨水不書則疑于夏春秋雖無事猶書首時況有事而可不書乎

乙巳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太子隆即位

考證當作皇后迎子隆即位○謹按凡例曰繼世曰太子某即位有故則隨事書之和帝太子

十數後生者養于民間帝崩鄧后迎立子隆為太子即位和帝在位時固未嘗立也當隨事書之以著其實當作皇后迎子隆即位

分註 初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于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于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太子即位

書法 惠帝之末書太子即位而不書立太子他人子也于是太后收皇子於民間則其正統明矣不書立為太子何迎立於發喪之後也元孫嬰則何以書王莽居攝嬰未嘗即位書立為皇太子所以正名也然則隆不書立與少帝何別焉即位書名所以為異也

當直書少子隆即位○按隆立不書迎為鄧后諱也

后舍勝立隆自后之私然春秋之義善多者為之諱其惡所以全之也至不可諱而後譏此殤安二帝同出后迎而或書或否之所以異也延平元年書太后迎清河王子祜入即位考證謂當隨事而書以著其實特綱目書太子之誤耳殤帝未嘗立為太子安得以太子書惟易以少子則殤帝之不當立與皇后之不當迎皆見矣如但以稱名為異則和帝嘗書立為太子章帝建初八年書立子肇為皇太子即位書肇章和二年書太子肇即位又何別焉書法但知其與

少帝異而不知其與和帝同終是傅會綱目耳

丙午孝殤皇帝延平元年封帝兄勝為平原王

考異帝字羨按建武二年書封兄縯子章為太原王十五年書追謚兄縯為齊武公竝不加帝字則此帝字當削

孝殤安得與世祖比據分註見即位條生始百餘日安知勝之為兄而封之凡此皆太后所為故特書帝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前書少子即位此書封兄勝為平原王太后之私益著矣有兄不立而立其弟彼此正互相發考異不察至

以世祖例孝殤謬甚

三月葬慎陵

考證慎當作順○謹按漢書帝紀葬孝和皇帝于慎陵章懷註云俗本作順者誤考之皇后紀和熹皇后合葬順陵而靈帝父孝仁皇稱慎陵世之相去不遠豈應襲慎陵之號蓋孝和實葬順陵而皇后紀可證也章懷因正文傳寫以順為慎遂註為俗本之誤者非是當作順陵為正

當從考證作順陵○按后紀既稱合葬不應順慎相反之甚觀易坤卦文言云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朱子本義謂當作慎古字順慎通用果爾則漢書帝紀

雖云葬孝和於慎陵安知非即順義章懷以爲俗本之誤或未詳通用之説耳然孝仁既稱慎陵當書順以別之考證説可從

夏四月罷祀官不在祀典者

考異提要禮誤作祀

當從提要作祀禮漢紀本作祀典○按禮祭法云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蓋祀者禮之一端禮有五祀居其一禮者祀之統名稱祀典則非非禮可知稱禮典則與祀官不切考

異以提要為誤非是

秋七月詔實覈傷害除其田租

分註　詔曰間者水災害稼朝廷憂懼而郡國欲獲虛譽遂多張墾田競增戶口掩匿盜賊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於人自今以後將糾其罰其各實覈所傷害為除田租

當作詔實覈傷害田除其租○按詔辭首稱害稼專責郡國多張墾田以賈虛譽則所書傷害者為田言也義當先書田後書租以明所傷害者除之其未傷

害者不槩除也如此方不失實褒之意如綱目所書傷害既無所指除租又似槩蠲何以見其義哉

葬康陵是年八月帝崩

考異謹按漢書殤帝葬康陵質帝紀叙康陵在恭陵上而前漢平帝已名康陵或曰康本作庚庚與康字相似但少不同遂誤為康陵章懷注云在慎陵塋中庚地今詳或人之説及章懷註語則當作庚陵姑録于下以俟博學君子正焉

當從考異作庚陵○按殤帝以上年十二月即位分註云生始百餘日至今年八月崩未週一歲故諸臣

謚之曰殤禮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未三月不為殤殤帝雖得為殤當與無服者等不應獨起陵墓況此條分註云方中祕藏及諸工作減什之九則章懷所稱慎陵塋中庾地當得其實蓋前既有康陵後人不當復取而名之又況孝殤之未成君者乎考異説是

丁未 孝安皇帝永初元年冬十一月司空周章自殺

考異 按延平元年司空龐卒即書以尹勤為司空此上書策免司空勤不書以周章為司空漏也

按封拜例凡正統命官曰以某人為某註云自永初元年以後三公因事乃書則綱目不書以周章為司空例也非漏也據是年九月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司空三公之職輕矣綱目所以託始于此與必如考異所云則是時以張禹為太尉綱目不書考異亦不言何邪十二月以張敏為司空三年以夏勤為司徒並不書

己酉三年冬十一月南匈奴圍中郎將耿和于美稷遣中郎將龐雄將兵討之

考異此當書擊誤作討與元鼎六年討西羌同據四年書耿夔擊南匈奴破走之則此年傳誤耳

發明匈奴未有反書而此年書南匈奴反者已臣于漢受其廪給則非其他所可比矣既書其反於前遂正其討於後書法若此固非苟於尊中國也

此條當以發明為正考異可删○按考異但知用兵外國者不當書討不知見臣與未服之國其逆順不同也耿夔書擊乃紀其用兵之實執此以例龎雄非矣

卯元初二年夏四月立貴人閻氏為皇后

此下當書六月地裂○按災異例云凡災異悉書是年六月洛陽新城地裂綱目不書非是況上年地坼地陷地震並見於一年之間春二月日南地坼六月河東地陷冬十月地震綱目不厭辭繁此裂於立后之後尤不可闕唐高宗水入寢殿說者以為武氏之應永徽五年三月高宗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閏四月萬年宮夜大水史稱后性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鴆殺李氏則二郡之裂安知非為閻后而可不書

于洛陽帝都也裂非無故豈可不書固當補之

丙辰三年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破之

考異南上漏匈奴二字六年同

按匈奴自光武時分南北部建武二十五年南匈奴嘗稱單于内之也至永初三年單于反綱目始書南匈奴而不曰單于外之也四年南匈奴復降於是遇待如初故綱目自此復稱單于而不曰匈奴乃春秋與人為善不念舊惡之意考異以為漏非也六年不書匈奴

同

(己未)六年夏四月大風雨雹○旱

旱上漏五月二字○按帝紀是年旱在五月綱目上書大風雨雹下書旱而不月非是或曰不書月省文也勲謂方書大風雨雹而不書月以別之旱亦何自至哉月有不可省者此類是也它如延光二年(癸亥)地震本非十二月(是年地震本紀五行志並不書月)四年地震本非十一月(五行志是年地震在十月綱目上文既書冬十月越巂山崩十一月三字亦羨)綱目並

書月俱非當書不書不當書而書皆未詳考紀志耳它如永初五年蝗在夏永寧元年楊震為司徒在冬十二月綱目並繫秋後俱誤

秋七月鮮卑寇馬城塞鄧遵率南單于擊破之

塞字羨○按馬城縣名屬代郡順帝陽嘉二年書鮮卑寇馬城本紀作冦代郡亦無塞字可删漢紀無塞字綱目據鮮卑傳書耳郡國志代郡馬城亦不言塞固當削去

辛酉建光元年尊嫡母耿姬為甘陵大貴人

考異嫡字羨按順帝追尊母李氏質帝尊母匽氏並不加嫡字

綱目於耿姬書嫡所以別於孝德后也孝后初為左氏元龜註作左姬乃帝之生母而耿姬則孝皇之元妃也於生母曰孝德后上書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曰孝德后妣上皇字羨於嫡母曰甘陵孝德后陵大貴人厚所生而薄所尊發明刊本誤刻書法今正所謂直書於策其失自見者豈李匽二氏之比邪李匽之為母猶左氏之為后也李氏安帝宮人生子保是為順帝匽氏蠡吾侯翼媵妾生桓帝詳皇后紀本非嫡母安得以嫡加之今以李匽例耿姬是敝冠而苴之履名義安在哉況匽乃桓

母紀於質篇考異指為質帝所尊婦行而母稱之尤誤質帝母陳夫人

十二月高句驪王宮圍玄菟州郡討破之宮死

考異此亦不當書討與討西羌同

按高句始與鮮卑冦遼東太守蔡諷戰歿是年三月今又圍玄菟猾夏已甚故得書討考異泥例不可從

壬戌延光元年遼東都尉龐奮承僞詔斬玄菟太守姚光

徵抵罪

分註 玄菟太守姚光幽州刺史馮煥數糾發姦惡怨者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厖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其子緄疑詔文有異止之煥乃上書自訟徵奮抵罪會煥病死獄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十萬以子為郎

當書遼東都尉厖奮殺玄菟太守姚光徵抵罪承偽詔三字宜刪○按璽書既詐不下他而下厖奮必怨者闕奮與光有郤故假手于奮以行其志發明謂奮不審迂甚奮雖承詔其斬光之意可誅也況是時馮煥並在譴中奮必先斬光而後收煥煥因得上書自訟其迹尤

著例當直書殺太守雖不言承偽詔可也

癸亥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為野王君

發明此乳母也何不揭而書之義已見之於前矣

封下漏乳母二字○按前書乳母元年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詣甘陵明伯榮之為私此書乳母正王聖之不當君也義各有當何嫌於重况宦者封侯漢世故事綱目于單超猶再書宦者見桓帝延熹二年乳母封君自安帝始可不特書以著其罪哉發明傳會綱目不可從

乙丑四年帝崩於葉

分註帝崩於乘輿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以濟陰王在内恐公卿立之乃偽云帝疾甚徙御卧車馳歸四日至洛陽

按漢書帝南廵幸宛不豫自宛幸葉崩於乘輿分註當補幸宛至葉等字南廵見上大書方與大書相應今但云崩於乘輿安見其於葉邪辭有不可省者非冗也朱子嘗言目欲詳備而不繁冗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閻顯為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迎北鄉侯懿入即位

考異以下漏舅字與竇憲同

考證當加兄於閻顯之上

書法綱目書尊皇后為皇太后多矣上必有書即位者也於是北鄉未立則孰尊之自尊也名號正則可以臨朝矣

當從考證加兄字蓋謂之舅則與先帝有屬戚之分不稱舅者絕之於國明后與兄自為授受耳考異謂與竇憲同非也○按無主自尊與僭號稱王者等何

正之有且女后臨朝非古也綱目所書皆譏辭安得正其名以成之歟意上書尊皇后下書迎北鄉侯入即位中曰以兄顯為車騎將軍深著閻顯上奉太后下媚新君國事皆在其手也顯忌樊豐耿寶等置之死兄弟並處權要威福自由固知皆顯所為也如書法所云是不待天子之立母后可以自帝非獨與例不合即下書遷后離宮以為罪辭者書法云遷太后者逆辭也惟漢閻后唐武后為罪辭果爾則后之不可臨朝明矣一人之身自為矛盾豈可為訓亦自矛盾矣不可從

中黄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誅閻顯等遷太后於離宫封程等十九人為列侯

考異當作封宦者孫程等十九人為列侯

當加故太子於濟陰王之上○按濟陰為太子凡五年永寧元年庚申夏立子保為皇太子至延光三年甲子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王凡五年徒以宵小之譖江京樊豐與閻后讒太子帝怒廢之不獲正位是罪在人主非太子之過也令而迎立當書故太子濟陰王然後見保為安帝之子既廢復立而豐顯邪謀卒有所不

能遂亦見天理不可以人勝而陰險用事者徒自取敗而已初閻顯吏崔瑗以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或曰若是是予程等也勲謂程等雖不可過予然視之閻顯則有間矣今但書迎濟陰王而不曰故太子則與迎北鄉侯者何異而閻顯之誅太后之遷反若宦寺亂國之舉何以著其罪書法云遷太后者罪辭也故書故太子者明濟陰當立也明其當立然後或遷或誅皆得其當此春秋雖以遂事責齊桓而召陵之績不可不叙也詳魯僖公四年傳曰美

在夷狄則罪諸夏故予程等者所以媿大臣也昌過焉○程等封侯固當書宦者然上書中黄門孫程漢制黄門皆以閹人為之則程等之為宦官明矣上書中黄門下書宦者辯亦近複故略綱目書中黄門書官之意而不曰宦者亦所以予程等也考異不必從

綱目續麟卷六

綱目續麟卷七

宜春張自勳撰

丙寅孝順皇帝永建元年秋七月以來歷為車騎將軍

此下當書八月鮮卑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歿○按下書增置緣邊兵屯為鮮卑數侵故也分註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詔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故當特書以著其橫若此不書寇下書增置兵屯便覺虛設況延平元年鮮

畢冦漁陽太守張顯戰殁建光元年鮮畢冦遼東太守蔡諷戰殁並書於册獨李超戰殁不書非是當據漢書補之

癸酉陽嘉二年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京師地坼詔引敦樸士對策

書法京師地震綱目不書京師據成帝綏和二年和帝永元七年安帝元初六年延光元年秋二年冬三年秋四年冬順帝永建三年之類地道之變遠近不異也此其再書京師何震坼同月也

警戒至矣是故代地震坼而趙以亾京師震坼而漢以衰綱目地震書京師二順帝以同月震坼書京師獻帝以一月再震書京師皆大異也

地坼當作地陷漢書作地陷據書法以地陷之變大于坼裂見元初元年河東地陷書法云書地坼裂多矣未有書地陷者地至于陷大變也則此當從漢紀作陷分註亦作地坼非是綱目書坼誤○按是年地陷在六月綱目宜書月以別之書法謂震坼同月非是

至京師或書或否惟和帝永元七年志紀皆言京師綱目不書他如成安順不書京師特以郡國之震多

于京師詳此則略彼故不獨書（成帝綏和二年京師郡國三十餘地震安帝元初六年京師郡國四十二地震延光元年京師郡國十三地震二年京師郡國三十二地震三年京師郡國二十三地震四年京師郡國十六地震順帝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震按書京師則略郡國不書若統辭也若天下皆震云爾）乃若是年震坼本在京師（上條分註左雄疏云京城復震本條分註云洛陽宣德亭地坼）非因同月而特書書法以同月京師分兩義（一謂京師震坼而漢衰一謂同月震坼書京師）尤誤且漢之衰不自順帝始和殤之際國統幾絕永元七年京師地震綱目宜大書示戒於彼不書於此再書則以孝和

無應變之文而順帝有求言之實也（災祥例云凡因災異自貶損求言修政施惠者皆書無實者或不悉書）然則再書京師方以著順帝之美（分註云上覽衆奏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書法指為漢衰尤非綱目之意信如書法所云彼不書京師者地雖震且裂非衰是漢之興衰由綱目書否而別地變人事皆無所與豈理也哉

甲戌　三年五月旱

當去五月二字○按帝紀是年春二月詔以久旱京

師諸獄無輕重皆勿考竟五月制詔云春夏連旱則旱非一月甚明綱目冠以五月與詔辭不合宜删按是年旱不見五行志但周舉傳云是歲河南三輔大旱天子露坐德陽殿下策問亦未明言某月也愚謂不書月則旱連春夏可知書五月是旱僅在夏不見久旱之異固當删去

乙亥　四年旱

當書自冬十月不雨至於是月是月二月也上書春二月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綱目於建興九年亦書自十月不雨至於三月可證○按帝紀云自去冬旱至於是月勲意冬春無雨不為旱當以不雨書觀

春秋或書旱或書不雨可見或曰紀但云去冬安知為十月邪曰杜氏註春秋云一時不雨則書首月紀稱冬而不月其為一時明矣故書十月

丙子永和元年以梁冀為河南尹

考異據延熹二年書封皇后兄子鄧康此梁上漏皇后兄三字

當從考異補皇后兄三字○按梁冀弑君者質帝本初元年視王鳳尤甚凡例親戚書屬如王鳳之類故當書屬以著與政之禍綱目不書非是

己卯　四年冬十月帝校獵上林苑至函谷關而還

綱目不書疑漏○按凡例云凡游觀田獵之事各以其事書據桓帝永興二年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六年冬復校獵廣成至上林綱目悉書於册今順帝一出不可不書故當補正

辛巳　六年以梁冀為大將軍不疑為河南尹

當書冀弟不疑為河南尹集覽云不疑冀弟名○按元年以冀

為河南尹至是遷大將軍復以不疑為之凡遷第繼尤見梁氏專據津要之獘河南尹重任不聞擇賢者而專屬外戚亦異乎元明之待野王閎章矣野王漢元帝馮昭儀兄治行第一可為三公帝以昭儀凡不用曰恐後世以吾私野王閎章明帝貴人兄精曉舊典當遷重職帝以貴人兄不用帝用人若此漢安得不𢡟哉書冀弟不疑為河南尹明帝昵外家而輕民命也

乙酉孝冲皇帝永嘉元年三月九江都尉滕撫擊馬勉范容等斬之馬勉范容書盜書反當書討誅不應書擊書斬考異可從

當書以滕撫為九江都尉討馬勉范容等誅之○按封拜例云凡正統命官曰以某為某宰相皆書餘官非有故不書註云有功有事若其人之賢否用舍繫時之治亂安危乃特書之據分註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詔拜九江都尉助馮緄討之緄討范容見建康元年則撫之為九江都尉非無故可知下書進擊張嬰及孟張嬰據郡反華孟稱帝並見本年皆破斬之東南悉平則其有功益著而撫之賢否用舍繫

時之治亂安危於此可見故當特書

丙戌孝質皇帝本初元年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弑帝白皇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吾侯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進毒二字羙義見霍顯弑后條（宣帝本始三年）書法云王莽不書進毒（考異考證謂王莽漏進毒二字並非）而此書之所以著免固之由勲按人主可弑何有於太尉即不書進毒太尉之免亦由帝弑安在欲著免固之由特書進毒哉

丁亥孝桓皇帝建和元年冬十一月貶清河王蒜為尉

氏侯徙桂陽蒜自殺下李固杜喬獄殺之

分註　宦官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帝亦怨之會劉文等謀共立清河王蒜劫其相謝暠殺之蒜坐貶爵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長史吴祐爭之不從固遂死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顛而不扶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復何言哉廣戒悲慙長歎流涕冀使人脅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獄中

發明　李固杜喬之死人皆究之二君誠忠於漢者然冀負弑逆之誅二君不能聲其罪於天下隱忍而死故綱目於此皆不書其故

官衰其不達大臣之義失其職也

當書殺清河王蒜及故太尉李固杜喬蒜既死貶徙不足言故直書殺且不書貶某爲某者不與其貶也凡例云惟無罪而賢者雖已廢免曰故某官某爵固喬宜用此例喬於六月爲太尉九月策免○或曰蒜本自殺其直書殺何曰非貶徙蒜未必自殺旣貶且徙不至於死不已書殺誅其意也或曰國有君矣劉文等謀立蒜不克而死蒜不能無罪曷爲書殺而存其爵曰蒜宜立者爲梁冀所忌永嘉元年孝冲帝崩太后徵蒜與渤海孝王子纘同至京師蒜爲人嚴重公卿歸心而纘年八歲李固欲立蒜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即位罷蒜歸國雖無劉文之謀蒜亦

不免於死則是殺清河王而已春秋之義無罪自殺者皆書殺其大夫楚子玉自殺春秋猶書殺其大夫況清河王乎蒜以嚴重見擯死不以罪不書爵何以見其義哉李固杜喬實為蒜死冀既弑帝召百官議立嗣固喬皆謂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冀畏蒜嚴明欲立蠡吾侯志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廣戒懾憚曰惟大將軍令獨固喬守本議冀厲聲罷會免固迎志即位綱目宜書及以著其由不應僅以恒辭書惟書及書官然後二臣忠漢之節既著發明所謂哀其失職之謬不辯自息矣身為人臣安能聲其罪於天

下况皇太后主之於上唐衡左悺輩輔之於下固喬雖脱身屏迹猶不免罪况敢為度外之事乎李雲杜衆可鑒此仲尼不能得於魯哀者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尹氏哀公曰告夫三子者責之固喬亦可謂不知已

戊子二年三月帝從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綱目不書疑漏○按冀國賊也太后無責矣帝不加誅又從而昵之不亦甚乎故當特書以著其忘親逸賊之罪或曰竇憲為大將軍綱目不書將軍憲此其

書大將軍冀何曰春秋於意如書卒見魯定公五年說者謂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今之將軍冀亦是義耳

庚寅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

書法前書猶臨朝譏也此書歸政其美之與亦譏也其譏何太后於是三臨朝矣正月歸政二月而崩蓋精神血氣其自知也審矣其與終其身者幾希是故上書歸政繼書崩所以深譏之也

當書春二月皇太后梁氏崩據崩葬例皇太后皇后皆曰某后某氏崩分註正月歸政二月崩○按歸政美辭也曰譏者書法

傳會綱目耳正月歸政二月崩其歸也由其崩也非死期將至后之臨朝猶未已耳故當直書后崩與終其身者等歸政二字雖不書可也綱目但知因事著實（如綱目原文舊史已明何取特書）不知筆削之義有事雖已行而非其本心者惡可以推而免（如孝和之於竇憲是也）善不可以襲而增梁后之歸政所謂襲取也何以書為

辛卯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

分註　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劒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羽林虎賁奪劒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

發明　冀身負大逆而張陵以帶劒劾之捨其丘山之惡而論其毫芒之罪惟漢朝諸人不能早致其辨是以至此極耳詔以俸贖特書於冊參譏之也

按陵能廷叱梁冀非不知輕重者正由冀負大逆故敢廷叱非是亦未必出此當於言外得之弒君立君桓方論功益封建和元年論定策功益封冀萬三千戶封其子弟皆為列侯是年冬加冀殊禮增封賜第安得正言其惡如發明所云雖能正梁冀之罪獨不為桓帝慮乎按李固姊文姬

戒固子奭曰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以婦人猶知此義尹氏獨不聞乎徒

殺其身無益於國智者不為也且陵能奪劒論罪使

百僚肅然視之胡廣趙戒見弑帝條分註不猶愈乎書以俸

贖專罪帝也發明以為參譏非是

夏四月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

昏

考證至當作幸○謹按凡例曰凡官府第宅曰幸後倣此

按凡例書幸為特行也上書微行故下書至若不知所往者然

考證泥例不可從

詔加大將軍冀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

考異提要作增封賜第無四縣以甲字

當從提要○按既加殊禮分註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讚不名每朝會與三公絶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則增封賜第亦常事耳雖不言四縣以甲可也況冀猶以所奏禮薄而不悅者分見註乎故當略之

丁酉永壽三年夏四月九真蠻反討破之

考異 此攻夷狄誤作討

據例當書九真蠻反太守兒式戰歿遣都尉魏朗擊破之征伐例凡正統遣將則曰遣某官將某兵將卑師少則但云遣兵不遣兵而州郡自討則云州郡或云州兵或云郡兵 ○按漢書云九真蠻叛太守兒式討之戰歿遣九真都尉魏朗擊破之一勝一負非太守即都尉綱目不書非是況凡例將卑師少猶云遣兵州郡自討必稱州郡未有不書州郡兵將直稱討破者當據漢書補正書太守戰歿著蠻夷之强也書遣都尉擊破之明中國未嘗無人而朗能

勝任美

亦見矣

己亥　延熹二年初置祕書監官

後書祕書監官始此綱目不書疑漏○按恩澤例云

凡制詔謂前此所無而今始為之者皆書之註云秦

置丞相勲意祕書監官自孝桓始置是亦丞相之類

然秦書丞相而漢不書祕書監官非是固當補之

封皇后凡子鄧康官者侯覽為列侯殺白馬令李雲弘

農掾杜衆

雲下當補及字○按分註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幷下之獄遂皆死獄中是衆之死由李雲也春秋之義凡非其罪而相因以死者則書及此當書及弘農掾杜衆

壬寅 五年冬十月武陵蠻反

分註蠻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走主簿胡爽扣馬諫曰蠻夷見郡無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旗鳴鼓應聲十萬柰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殺爽而走徵肅棄市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為郎

據分註反下當書南郡大守李肅走徵棄市以爲逋

逃苟免之戒綱目不書非是

癸卯六年秋武陵蠻復反郡兵討平之馮緄坐免

考異此誤書討

書復反則得書討考異不必從書法凡例云凡反者前已降者書討

乙巳八年是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

書法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書求士者五帝居其二然未聞有改焉則亦具文而已矣

詔舉以下六字宜删○按凡例云凡因災異而自貶

損求言修政施惠者皆書無實者或不悉書此條書法既云具文固當删去

詔壞諸淫祀

分註特留洛陽王渙密縣卓茂二祠

壞當作毁祀當作祠○按分註特留王渙卓茂二祠則非徒罷祀實毁其祠綱目宜書詔毁諸淫祠方得其實今上書壞下書祀彼此矛盾書祀不當言壞書壞不可言祀非

是漢書作房祀註謂祠堂亦非

九月地震○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立上漏冬十月三字○按立后重事也不可不詳是年立后在冬十月綱目繫於九月之後非是據靈帝立后上書時下復書月光和三年上書冬有星孛於狼弧下書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后此年時月並闕俱非春秋無事猶書首時況立后而可不書乎

丙午九年夏四月河水清宋徽宗大觀元年黃河清九百里凡七晝夜卒至靖康之禍何瑞之有

書法清於桓世其為不祥也審矣綱目書河清二皆亂季也自漢桓延熹九年至髙齊壬午年近四百年爾則千年一清之說亦不足信矣

非獨千年一清之說不足信書法謂四百年再見亦非據漢紀延熹八年亦載河水清是一帝之世且再見桓帝在位二十一年況四百乎果以為異則當於始清之年書之河清當書於八年夏四月此條可省以為不祥漢以下亂非特髙齊也何獨至於壬午年而後清況靈帝建寧四年河水亦清綱目不書然則河清初無定期由綱目書否為

疏數有是理乎或曰黄河之水本清流千餘里分九派始下撞石黄自是歷積石出塞外懸崖注仞其為龍門者不知凡幾故水渾濁至河南以下地勢平衍則當澄清而不清者以下氣騰也氣息則清然則河之清否由氣之騰息非真有關於盛衰之數也

丁未永康元年五月地裂

書法地裂非小變也自和帝永元七年一書於是再見故通鑑不書網目特書之終網目書地裂三

據書法地裂非小變則當悉書以見異按漢志自和迄靈地裂凡九而網目或書或否何與和帝永元七年趙國易陽

地裂元興元年右扶風雍地裂安帝元初二年河南雒陽新城地裂桓帝建和元年郡國六地裂永壽三年河東地裂延熹元年馮翊雲陽地裂八年緱氏地裂是年靈帝建寧四年河東十二處地裂亟見五行志

或曰裂之有事義者書無則否故自永元七年至是再見勲曰不然據秦庚午年書法云地震變也震而坼大變也元初元年書法云書地坼裂多矣未有書地陷者地而至於陷大變也是則裂甚於震陷又甚於裂綱目於地震雖無事義悉書獨於陷裂即有事義不書豈為得輕重之平乎春秋之義書其重者

終綱目地震一百一而自和迄靈五十六（自和帝至靈帝在位共一百一年）雖異亦常矣而地裂九地陷二（元初元年河東地陷見綱目永初元年六月河東楊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綱目不書）不尤可異乎即以事義論梁冀枉殺李杜（建和元年殺李固杜喬）尤甚於劫掠吏民（元初元年並見五行志）而元初元年地坼則書建和元年地裂不書又何說焉信如書法所云則當悉書不則震之無事義者亦宜稍略今同一地變也而小者詳大者略果可為定論乎

遣使迎解瀆亭侯宏詣京師是年十二月帝崩

考異提要無詣京師三字

詣京師三字可删蓋迎之者將以即位也非徒詣京師也曰遣使迎解瀆亭侯宏則其辭廹曰詣京師則緩矣故從提要

戊申孝靈皇帝建寧元年閏月追尊皇祖為孝元皇夫人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尊母董氏為慎園貴人

考異祖上皇字羡按靈帝乃清河孝王曾孫其祖未嘗即帝位不當稱皇祖

母上尊字羨漢書無尊字○按董氏與祖皆追尊也宜蒙上文不必更加尊字考異知祖上羨皇字而母上尊字置不言何與據本紀靈帝乃河間孝王孫見本紀及迎解瀆亭侯分註考異以為清河亦誤

秋九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遂遷太后於南宮

此亦當書及大將軍竇武○按前書以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此其先太傅何蕃首謀也故當書及

己酉二年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雹詔公卿言事

上字雷字並羨○按張奐傳云蛇見御座軒前燉煌實録云蛇長六尺夜於御前當軒而見皆不言座上帝紀及五行志皆無雷字宜刪

分註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

按周書金縢有天動威之語乃周公避謗居東成王

感風雷之變新迎公歸之事也張奐欲改葬蕃武引此為言是謂成王葬周公不如禮故天為之動威以生作死殊乖經旨編録者不加駁正非也

辛亥四年春正月帝冠赦

考異提要赦下大書唯黨人不赦五字

分註唯黨人不赦

書法赦不恣書自元帝以來矣書永康赦以赦黨人也書今年赦以唯黨人不赦也書中平赦又以赦黨人也

據書法赦不悉書必有故而後書是年書赦為不赦
黨人也提要大書為無分註耳綱目既列分註則大
書可省提要不必從

壬子
熹平元年三月太傅胡廣卒
當去太傅二字○按廣謟事梁冀亦王舜揚雄之流
廣稱冀勲德比周公分註亦載廣遜言恭色取媚於時天下薄之　但冀事未成罪下
於芬故廣得書卒今復書官與朱穆書尚書者何别
桓帝延熹六年書尚書令朱穆卒賢之也按穆戒冀
而廣阿之穆嫉宦官而廣與中常侍丁肅婚姻忠邪

胥壤未可同日語故當準劉穆之例見晉安帝義熙十三年曰胡廣卒而已

甲子中平元年三月以何進為大將軍屯都亭

考異此亦當書后凡何進與梁冀同

當從考異補后凡二字○按進罪雖與冀殊冀弒質帝而專國致亂如誅蹇碩遷董后召董卓誅官官卒致殺身廢帝皆進罪也與冀無異是亦與政之禍也凡例親戚書屬以著與政之禍故當一施之

戊辰五年南匈奴右部反殺其單于羌渠

考異殺當作弒

當從考異作弒○按分註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是年虞為幽州牧則義舉也而右部殺之右部醢落反與屠各胡合十餘萬人攻殺羌渠非其罪矣故當書弒

己巳

六年春二月皇甫嵩擊王國大破之

考異擊當作討

當從綱目作擊○按前書討者正其名也上年十一月書王國

圍陳倉以嵩為左將軍討之此書擊者紀其實也分註董卓欲救陳倉嵩曰待其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國攻陳倉不拔疲敝解散嵩進兵擊之斬首萬餘級考異不必從

三月劉虞討漁陽賊斬張純餘衆降散

斬當作誅○按分註純容殺純送首於虞非虞討而斬之也例當書誅以正純罪書斬非其實矣

帝崩皇子辯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封皇弟協為陳留王

考異皇字羨

考證 皆當去皇字

分註 初帝數失皇子何后生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于蹇碩碩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進往碩司馬潘隱迎而目之進驚馳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稱疾不入辯即位年十四太后臨朝封協為陳留王年九歲

書法 辯何以不書太子未嘗立為太子也

皇者下稱上之辭靈帝既崩太子未立書皇明辯為靈子所以紹其統也 非自謂其子為皇例 協稱皇弟別於太后

耳上書太后臨朝下曰封弟協為王不書皇則疑於后弟考異考證不必從

秋七月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官官八月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為司空

考異一本無詣京師三字按提要劫太后下有及字

分註袁紹說何進誅宦官進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不聽曹操聞而笑之初

靈帝徵董卓為少府不至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皆不奉詔駐兵河東至是何進召之使將兵詣京師以誅宦官為言卓聞召即就道并上書曰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如去薪今輒鳴鍾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搆已成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為竇氏矣進於是以紹為司隸校尉紹促董卓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皆詣進謝罪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再三不許謀頗泄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叩頭請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顏色太后乃詔皆復入直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誅諸常侍張讓段珪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斬進進部曲引兵燒南宮青瑣門讓等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

執戈於閤道窗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讓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公卿無從者惟盧植及河南中部掾閔貢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因手劒斬數人讓等惶怖叩頭白帝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還至雒舍明旦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到因與公卿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兵卒至恐怖流涕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失傳國璽鮑信募兵適至說紹曰董卓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卓於是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

劉弘而代之

書法 卓前書將軍矣此則曷為不書於是卓累徵拜不奉詔也直書董卓而冠之以進召罪進也漢之禍進為之○書詔罷宦官矣張讓等曷為復以宦官書識不力也於是太后詔復入直不書書入惡辭也○於是紹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進攻省內讓等將帝步出此其先書帝出何不以播蕩累紹也宦者書誅罪之也然則紹無貶與帝出河上紹捕宦者悉誅之則其專且濫之罪著矣終綱目書誅宦官四其克者二漢書悉誅唐書大誅皆甚之之辭也

當書秋七月大將軍進召董卓誅宦官太后不從八月宦者張讓等殺進劫帝出奔至河上讓等死帝還卓自為司空○按綱目此條正文冗而無當以召卓

罪進書法已言之然讓等殺進刧帝皆太后之過據分註董卓上書請收讓等太后不從其詔罷宦官特為卓所恐非本意也按分註始云進難違太后意既云太后不從末云太后乃恐詔罷宦官果后意乎觀復名讓等入直可見帝禍始此綱目宜直書太后不從以著其罪史綱多所更定獨此一循舊文何無擇別惟陳壽魏志直書太后不聽得之令曰詔罷諸宦官是予后也豈春秋誅意之法乎況讓刧后及帝未幾太后以投閣免至河上者帝與陳留王也今並書太后帝提要書及史綱從之尤誤出至河

上尤非其實且進之召卓紹實啓之紹始促卓進兵以逼太后既而畏卓跋扈不從鮑信早圖之言徒逃遁苟免遂使卓廢帝為王九月紹奔冀州卓廢帝為弘農王紹雖悉誅宦官何補於亂捕宦者悉誅句宜削以示貶宦官中豈無無辜者紹逸渠魁而殺其餘徒亂人國何益故削之今上書劫帝出至河上下書帝還宮中曰司隸校尉捕宦者悉誅之是紹方有清側反駕之勲不幾以罪魁為功首乎書法不達此義猶謂罪其專且濫夫救焚者不俟命除惡者必

務盡使紹果能除君惡而全宗社何惜於宦官而謂其專且濫邪又況上書殺進刼帝宦官之罪尤不可逭者邪綱目不當書而書劉氏不宜貶而貶是非若此何以垂訓乎○直書誅宦官當時以誅宦官為言也見分註不書袁紹捕宦者悉誅之而曰讓等死刼帝者讓也讓不死則帝不還故專目讓也是時渠魁在讓當紹誅宦官讓猶在也綱目但書悉誅不及讓等之死尤為闕漏卓為司空不曰以而書自凡例簒賊注云董卓曹操自其得政遷官皆依范史直以自為書之卓為司空不書自而曰以尤與

例不合既以為廢帝弒后之本又以證名卓者之非也數字之中諸義悉備覽者詳焉

九月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為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即位遂弒太后何氏

考異 提要無出字

書法 書出奔何卓强也紹出奔而弘農遂廢矣綱目連書之所以著紹奔之由也

出字美 直書奔冀州急辭也書出則緩矣提要可從 書奉當作以即位當作為帝○按是時主廢國亂宗社播遷何位可即而曰

奉其即位乎又况未幾卓遷帝於長安位安在哉故當書曰以陳留王協為帝春秋傳云能左右之曰以書以者明帝之左右在卓也又可為下文遷帝長安之本與春秋書劉單以王猛義同書奔冀州罪紹也紹奔而後帝廢為王明紹不能扞君于艱徒苟免以全生耳栢舉之戰楚師敗績下書楚囊瓦出奔鄭說者謂誅大臣之敗國而以身免也可為一證詳魯定公四年書法以為著紹奔之由謬甚夫不以臣之出奔為棄君乃以主之見廢為累臣輕重之權衡固若斯乎

庚午 孝獻皇帝初平元年

獻當作愍○按孝獻乃魏明帝所謚昭烈則謚帝為孝愍也綱目既以昭烈為正統當以孝愍為正或曰孝獻謚於已卒之後孝愍猶在未崩之前可以生謚為正乎曰不然帝雖未崩是時已廢為山陽公與崩無異且帝實可愍而非獻也不從其正且實者徒襲誣罔之號是篡賊得謚君父撰諸不用後人貶爵之例亦自矛盾按箴年繼世評云被廢無謚者但曰帝某不用後人所貶之號愚謂即有謚者亦當

止書帝某不用所謚之號

三月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遷

考異　提要無帝字及車駕西遷五字

分註　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屍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其珍寶三月帝至長安

書法　李傕曹操皆書遷帝於某遍遷也此則㫖為有三字遷書其上書卓遷都燒宮廟發諸陵然後書車駕西遷則其逼脇淒涼之狀自見矣書卓遷都專辭也書車駕西遷不得不遷之辭也

當書卓焚宮廟發諸陵遷帝於長安按帝紀卓遷都在二月丁亥車駕入長安在三月乙巳綱目特書三月是據入長安時言也固知遷都句可删○春秋之義書其重者書遷帝則卓之遷徙餘民遷都長安者不足言矣書法謂與李傕曹操異非也提要專言遷都不及車駕尤誤諸帝帝字可删觀修陵謁陵不稱諸帝可見○或曰據漢書卓焚宮廟在車駕入長安之後此其先書焚宮廟何曰宗廟為重君為輕之義也且卓之所以焚宮廟者凡皆使帝無反顧之心耳事雖在後意實

居先先書焚宮廟誅其意也顧可泥迹而畧其心乎必以先後論則呂布之走在殺王允之先綱目又何以先允而後布邪可以類推

辛未二年劉焉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

考異提要無閣字

閣字不可少按崔浩云斜谷路險不容行架木為棚而度曰閣道是所斷者架木為棚之閣道非斜谷也若斜谷則險不容行不待斷而已斷矣提要疑漏

壬申 三年李傕郭汜等舉兵犯闕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

分註 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頒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劍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後患頗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

疑關東之心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凉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李傕等還至陜遣使詣長安求赦不得傕等益懼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校尉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讐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傕等然之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兵圍長安城呂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走王允扶帝出宣平門避兵傕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曰董卓忠於陛下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讐非敢為逆也共表請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傕等收司隸黄琬殺之王允以宋翼為馮翊王宏為扶風傕等欲殺允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傕等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若舉

兵共討傕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傕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屍王允於市

發明以當時言之傕汜之變激於允之不能容使允能從或者之議以皇甫義真就領其衆不然因其求赦而赦之亦足少安反側之心未必名禍如是之烈然綱目於此略無咎允之意何哉允身為大臣密謀討賊不動聲色使弑逆之虜一旦勦滅其有功於漢多矣天若祚漢必無反覆之理不幸漢德告終逆黨復出故允身罹不測之禍而漢亦隨之此則天之所廢非特人謀不善之失也

綱目書傕汜舉兵犯闕則見逆賊反叛之罪書殺司徒王允則見無罪見殺死於其位之節然則懲惡勸善之義知有逆順而不知其有成敗也豈不嚴哉

成敗雖可不論然其所以成所以敗則不可不知也使人謀盡善而天意不從斯可歸之命耳若王允之誅董卓勲以為有六失焉部曲宜殺而不殺一也財物宜散而不散二也前折節而後驕傲三也欲安關東而疑凉州四也求赦不得五也宏翼在外不使之連兵關東共討傕等六也具此六失而曰天命非人事惡可哉綱目不咎允者為欲罪傕汜故不得而罪之允雖未盡善非傕汜所宜殺書官書殺非以恕允

所以深惡傕汜也且既正其法於綱復詳其事於目則允之失自見不待别加貶黜而後著發明據此以論王允非特以功掩過凡操丕得國天實祚之又安可黜之爲僭而名之爲賊哉夫欲恕一人而使亂賊得託以逃罪非所語於春秋之法也

癸酉 四年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

考異 按分註虞與瓚積不相能虞遣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廩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毁朝廷依違而已詳考事情瓚非叛賊之比難以討書又按興平二年書虞子和攻公孫瓚不

書討○勳按和非虞比虞公而和私也私謂復父讐不當與虞之忠國者同日語

瓚雖非賊未始無叛志觀分註謂瓚築小城以居虞恐終為亂是虞之攻瓚乃憂國之忠二年關東諸將奉虞為帝虞不受綱目大書美之瓚上虞廩糧不周特加之罪耳以此推之雖書討可也況關東諸將自相矛盾實由瓚始方帝遣虞子和逃歸令虞來迎袁術留和瓚使弟越敘術執和奪其兵虞瓚由是有隙詳元年瓚攻袁紹分註然則過不在虞而董卓以外首叛帝者瓚也綱目於劉虞書官

書見殺自是予虞罪瓚之意虞書官書見殺而瓚書自焚死固知予虞而罪瓚也瓚死在建安四年考異不必從

丙子建安元年曹操入朝自為司隷校尉録尚書事

分註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今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拒之洪不得進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强而少黨援作操書與

奉奉得書喜語諸將共表操為鎮東將軍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楊奉之罪帝以韓楊有功詔勿問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

發明 綱目凡專國之臣於其進爵則必以自為書之是時操方入朝未有無君之心而書法遽已如此何哉夫慶賞刑威曰君作威作福惟辟操之此行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是皆出於天子之命邪抑皆出於操之所自為邪況操擁兵向闕脅制朝廷天子在其掌握則以自為司隸校尉書之夫豈過哉觀之前或之所誅槩以春秋誅心之法參諸綱目之所書而益信

操為司隸書自非徒以誅罪賞功也為實有無君之心也操無君之心不自今日始當其劫詔許劭劭以操為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其意已萌於此矣及何進召董卓誅宦官不從主簿陳琳之諫操聞而笑之固知漢廷之無人也中平六年謀誅宦官袁紹為何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陳琳諫曰將軍總皇威握兵要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多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為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聽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治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至董卓

焚宮廟劫天子袁紹等畏莫敢擊操獨曰向使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劫若此此天亡之時也又已知卓之無能為矣觀其得荀彧則曰吾子房荀彧說操亦曰此將軍之關中河内興平元年曹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定吕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皆深固根本以制天下故雖有困敗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君臣相與無非自為者至是謀迎天子衆疑韓楊難制或獨謂雖有逆節其何能為此

操倚王室以臨天下之意也尹氏謂操未有無君之心特為操所欺耳

丁丑 二年以呂布為左將軍布擊袁術兵破之

考異 按術僭號當書布討袁術破其兵

分註 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械送其使梟首許市術遣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七道攻布布懼不敢用珪策與暹奉書并力破術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從布進軍勳

等散走殺傷墮水死者殆盡

據分註布非為國討賊特以私怨擊術耳故術雖僭帝書擊不書討考異不必從

秋七月曹操擊袁術破走之原本誤作走破今從考異改正

考異擊亦當作討

操亦漢賊也以賊擊賊故書擊考異說誤

戊寅三年夏四月詔將軍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

傕下漏誅之二字○按獻帝起居註云傳傕首至許

詔高懸之是傕已誅也綱目不書誅則傕之死生未可知安在其夷三族邪

甲申九年丹陽郡吏殺其大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

考異按征伐例曰凡得其罪人於臣子曰誅於外國若非其臣子曰斬曰殺此太守討殺郡吏亦當書誅誤作殺字耳

分註丹陽督嬀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

内使人名覽入適得一拜徐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自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

殺當作誘誅討字義○按徐氏以身爲囮始克圖覽非能正名其罪而討之故但書誘誅以正員覽之罪雖不稱討可也

考異但知書殺之誤不知徐氏此舉未可以討名也

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四

分註 起己丑漢獻帝建安十四年○盡丁未漢後主建興五年

考異 當分註盡丁未漢帝禪建興五年

考證盡丁未後主建興五年十五卷起盡十六卷起凡曰後主皆當作帝禪○謹按凡例曰凡正統之君曰帝僭稱帝者曰主敗養姚氏曰綱目書漢中王即皇帝位統斷正矣而於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豈於即位正始之年不帝乃曰後主乎諸曰後主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刊正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謚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釣於無謚者故下貶晉帝奕例書曰帝禪

主當作帝後字不可省○按創業之君稱祖紀其始也亡國之主稱後稱末如北齊高緯陳叔寶稱後主梁朱瑱後唐從珂稱末帝之類著其終也漢自高光迄於靈獻國統再絶不得已

而以昭烈紹之又再傳而滅漢自是無復炎祚矣昔人於昭烈父子稱先後主初非無意盖上無所繼下無所承明其自為首尾也綱目出而後紹昭烈於髙光雖以續漢亦以終漢綱目於禪降始書漢亡例當倣後主末帝之稱書曰後帝禪既正其名為帝復從其號曰後若曰禪乃漢之後帝也漢之後帝固有陵夷衰微如禪者仰眺髙光俯矙安樂魏廢帝為安樂公亦士君子感慨發憤之一時也凡書帝禪某年皆加後字於上

辛卯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

當直書以其子丕為丞相副五官中郎將六字可删

○按前書曹操自為丞相見十三年此書以其子為丞相副子父濟惡其罪自見五官中郎將常事耳觀書法但言丞相副而不及五官中郎將固知所重不在此也雖不書可也按凡例云正統命官宰相皆書餘官非有故不書又曰魏晉以後一除數官則書其重者莫重於丞相副而操創為此職其有故尤大非有故不書正統且然況操以手勳故删五官中郎等字直書以其子丕為丞相副庶幾輕重之别也

甲午十九年春張魯遣馬超圍祁山夏侯淵擊却之

考異提要夏上有將軍二字

淵始見也宜書官當從提要補將軍二字

夏四月旱五月雨水

此條宜刪○按凡言旱者必積日已久而後謂之旱至雨水則始下之時已驚傳為雨水矣今於四月書旱五月即書雨水是旱未大甚而又得雨為之潤則旱不為災而雨水亦無足為憂喜者雖不書可也況

是時冠履倒置天地變易區區水旱曷足為異而特書之哉

枹罕宋建反冬十月討斬之諸羌皆降

當作遣夏侯淵擊斬之○按此操遣淵也漢紀云曹操遣將夏侯淵討宋建於枹罕獲之操亦建耳不當書討觀操擊張魯不書討可證

十一月魏公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

當去魏公二字直書曹操弒○或曰王莽弒帝書安漢公操弒后亦稱姓名何曰書安漢者罪太后也操

君在上而敢於弑后及子直國賊耳何魏公之有

乙未 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為皇后

書法 嘗書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矣又書立安漢公莽女為皇后矣此其不書魏公操女何命自上出也其自上出何伏后之弑帝蓋廩廩矣於是立其女為皇后帝將求以自媚於操也不亦甚可悲哉

不書立魏公操女為前書操納三女為貴人見十八年此書立貴人曹氏為皇后其為操女已明不待書也書法以為命自上出書立魏公操女獨非命自上出乎

異不在立在某女而已其立也不得不立者也當其納女為貴人已有為后之意伏后不知避位反欲圖操是自速死也書法謂求以媚操亦非定論觀后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帝蓋自處以必死矣更何望哉

三月魏公操擊張魯

此亦當去魏公二字直書曹操擊以下除進爵外一循此例不必更以魏公冠之蓋魏公之號本非人主所加十八年曹操自立為魏公而弒后以來操已不復漢之臣子

其官爵姓氏應聽後人以是非予奪如魯桓公無王定公無正月天時王法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書況賊臣偽爵乎寧得復存其故號邪故當去魏公二字以附於王莽之例○或曰操雖弒后及皇子未弒帝也恐不宜與莽同勳謂不然操不弒帝非畏而不敢姑留以令天下耳故獻帝雖存操之心久已無帝必待弒帝而後誅則終操之身且逃萬世之罰矣

秋七月魏公操取漢中走張魯留將軍夏侯淵張郃守

之而還

當書留夏侯淵及張郃等將軍二字義○按凡例云凡僭國之臣不以賢否皆因事乃見又曰凡有官者書官惟初除一見淵於上年不書官始見於此皆與例不合故當删去分註云以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則此當加及等二字庶主次明而操之加意漢中亦可見矣綱目畧之非是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

始上漏魏字○按此亦魏置也當與十八年初置尚書侍中書魏同綱目於彼書魏而此不書非是

十一月張魯出降以為鎮南將軍封其屬閻圃為列侯此亦當書操以與十九年以高柔為丞相理曹掾同

丙申

二十一年夏四月魏公操進爵為王操殺尚書崔琰

考異 提要漏一操字一本殺下有其字

書法 上書魏公操進爵下書殺琰蒙上文可矣曷為再書操不再書操則未知其誰殺之再書操所以深罪操也

當作殺其尚書崔琰不必更著操字提要不再書操良是考異以為漏書法以為未知誰殺之皆謬○按天鳳元年莽遣太傅免司馬時平晏為太傅逯並為大司馬綱目皆書其以太傅司馬莽私爵也琰為尚書亦操所辟操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非漢官也惟書殺其尚書崔琰然後見交譏之意如荀攸書魏十九年書魏荀攸卒所以媿攸若直書殺尚書某則僅見操專殺之罪而琰仕操之失隱矣

以裴潛為代郡太守

以上漏魏字二十五年賈逵為豫州刺史倣此○按裴潛臣魏者當書魏以與鍾繇華歆同繇為相國歆為御史大夫皆有魏字綱目於繇歆書魏而此獨略非是或曰書法謂潛以恩信見稱意者其諱賢與曰不然潛雖有恩信特為魏耳曷足諱哉史家不列潛於漢而與杜襲趙儼並入魏志有以夫

丁酉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擊孫權三月權降

或曰此亦當去魏王二字曷為不削勲謂前去魏公

者弑后以下皆作稱操明操之為賊所以待天下之誅也自是進公而為王擊權而權降則是無復知其為賊且相率而歸魏矣故如其意而書魏王與春秋書桓宣即位同且魏業將成而漢廷之無人也豈予之哉

權遣陸遜討丹陽山越平之

考異提要權上當加一孫字

討當作擊○按凡例云非正統相攻先發者不曰寇陷後應者不曰征討是時權已降魏魏復僭帝操用天子

車服出入警蹕中國已非正統例當書擊觀明年烏桓反操遣子彰擊破之不書討可見○權不書姓蒙上文也

上書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考異不必從

己亥二十四年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魏王操帥師救樊關羽走還權邀斬之十二月蒙卒

以孫權為票騎將軍領荆州牧

此條當繫上文蒙卒之下不應特書○按操表權為將軍所以賞其斬侯之功也權與操牋請以討侯自効詳見分註法當

合書曰操以權為票騎將軍領荆州牧令特書以而不繫操何以見其義哉况權稱臣於操（分註云權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尤叛人之黨不可不連書以著孫曹相與之婭而權殘義士以附賊臣其罪尤不可勝誅矣

庚子　二十五年（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是歲僭國一）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太子丕立自為丞相冀州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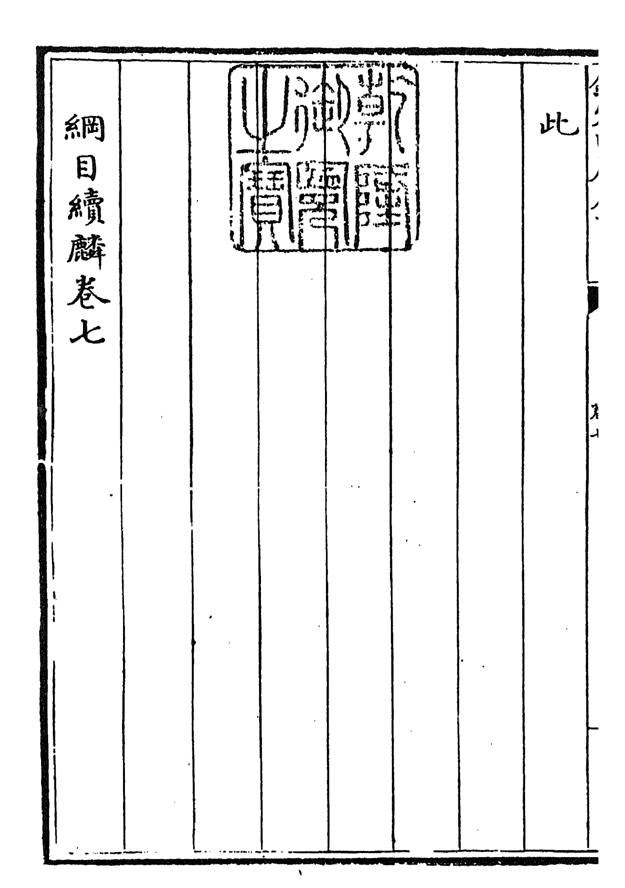
考異　按即位例曰凡僭國始稱王者繼世曰嗣據咸康二年書魏晉王昭卒太子炎嗣此書立不書嗣蓋傳誤

當書魏王曹操死子丕嗣○或曰綱目卒曹操例也凡例僭國稱王公者曰某王公姓某卒其書死何曰操漢賊也凡例盜賊書死不於其死誅之則竟逃萬世之罰矣據前自立為魏公稱公進爵為王稱王略無貶辭然則曷為仍書魏王書魏王明非漢之臣子且以別丕之為魏也而操以漢賊得終王爵無復有討之者又以罪漢之臣子也丕方欲稱帝是年冬十月何有於丞相州牧故削之直書子丕嗣其子父濟惡之罪著矣不書自者受之於父非創也不以自為罪丕益以正操

之為賊也周文之說惡可掩乎

書法卒書官書爵書姓如鄧禹非子之也幸之也使操不死必將大以不臣終矣

書法非是使操卒而獻能自立不失舊物猶曰幸之不數月丕已稱帝廢帝為山陽公何幸之有且曰操不死必以不臣終將謂操存猶漢臣邪弒君之舉操所不為彼方以周文自處陳羣等請正大位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矣詳上條分註豈肯及身為之縱令不死或傳位於子使之廢帝而自立操蓋善歸已過歸人者也劉氏何足以知



此